

春天里

潮起潮落



一名蒜农正在称蒜。(资料片)

蒜乡经理的虎年口头禅：“不正常”！

本报记者 刘红杰

去年的这个时候，金乡冷库的大蒜已经卖了55%了，今年是否到了50%，都还是个未知数。到年底了，金乡县南店子大蒜交易大厅经理杨桂华对这个数字牵肠挂肚，因为这个数字，关系着大蒜的走势。

从年初的圈地抢蒜到发改委重拳出击，红火的蒜市如今显得平静了很多。但杨桂华依然徘徊在蒜市起伏的漩涡里，“不正常”，这三个字，几乎成了他虎年的口头禅。

总结2010年，不苟言笑的张金娟却不假思索地吐出俩字：“折腾！”25年一遇的暴雪、上涨的物价、中央各种“给力”的调控政策，还有晚到41年的初雪。菜价上蹿下跳，这让种了一辈子菜的张金娟心里也没了章法。



张金娟

3月，圈地抢蒜

虎年大蒜的第一次亮相，就让敏感的杨桂华嗅到了蒜市不寻常的气氛。

3月，蒜苗才长到小腿肚子，田里的大蒜已经“名花有主”了。在山东的一些大蒜主产区，金乡、鱼台等，很多蒜商提前出手，先期“圈占”了部分蒜农的蒜地，控制蒜源，豪赌2010年大蒜价格。

流通领域的资本提前进入生产领域，这有点不寻常。“包地块的价格春节前才3000元/亩，3月底就涨到4000多元了，蒜商重金包地，让大家对大蒜的高价预期特别强烈。根据蒜商的成本，大蒜收购价2元钱都不赚钱。”

在大蒜产业里打拼很多年了，杨桂华还是心里没底。他做了一个慎重的决定：今年不冒险，自个儿不收蒜了，就在交易大厅里看他人打拚吧。

价格苗头印证了杨桂华的判断。市场上，各种炒作的声音纷至沓来，国家发改委明令严打恶意炒作和囤积居奇，杨桂华感受到了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。

6月，等不来大户蒜商

杨桂华看着他们愁眉苦脸，心里替他们着急。

在金乡，有“立夏见新蒜”的谚语，但受春寒天气影响，今年新蒜上市“迟到”十多天。新蒜收购一开秤，就呈“高开高走”上涨走势，不到一个月，优质鲜蒜价格就由5月22日的每斤一块三四涨至6月中旬的约3.6元，创历史新高。

按理说，蒜农们应该高兴，但他们却高兴不起来。他们每天排着长长的队伍，挤在南店子市场，形成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队。

“6月初，大蒜普遍上市了，但蒜商基本也到齐了，但他们都不出手，价格太高了。”

大蒜商不敢出手的原因，除了价格高，还有一个担忧，怕自己成为第二个“朱熹刚”。当时的金乡疑云密布，有人说朱熹刚因为炒作大蒜价格被抓了；有人说抓错了，抓了又被放了；有人说朱熹刚跑了。由于当时公安机关还查无定论，没有公布权威信息，于是，传言像长了翅膀一样，经某些喜欢添油加醋、捕风捉影的好事者一番加工，传遍了金乡。

11月，闻跌色变

他庆幸自己今年没有存蒜，不用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。

从9月底开始，居高不下的大蒜价格开始震荡向下调整，这让大蒜储存商心里充满了忧虑。“到11月，每斤跌了近2元。”

不少蒜商心急火燎，他们拿着样品来找杨桂华登记，“我急等着用钱，如果有人要，请优先卖我们的吧。”有人这样请求。杨桂华

很理解来客的心情。

“今年大蒜收购有个特点，价格参差不齐，从3元-6.5元不等，以5.3元的销售价格计算，有不少蒜商就赔钱了，还有很多挣扎在亏损和保本的边缘。在金乡，储存500吨算一个中等户，大蒜价格每斤波动1分钱，这个中等户就要挣或赔一万，现在降了2元多，那就要少挣200多万。大蒜被称为‘白老虎’，绝不是徒有虚名。”

12月，尴尬的年终判断

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知道，现在究竟卖了多少蒜，冷库里还有多少蒜。这让不少蒜商心里充满了忧虑。

在杨桂华眼里，圣诞节和元旦是国际市场大蒜需求量较大的时期，春节是国内需求较大的时期，但12月马上就结束了，大蒜市场仍旧以稳定为主，没有迎来蒜商所期盼的年末大冲关。

“目前，5个瓣的蒜价是5.3-5.4元/斤。有人说，过年的时候蒜价能冲到8-10元钱，有人说，能跌到3-4元钱，截然相反的判断。这么大的差距，还是因为对库存到底多少不掌握，40万吨和50万吨，看起来只差10万吨，差距不得了。还是希望有一个政府部门来管理，让蒜农知道该种多少，蒜商知道该存多少，这不是一个地区能管得了的。”

天天盯着大蒜行情，日日看着门前几百号蒜商你争我斗，杨桂华对年终的蒜市有自己的判断。“还是以稳定为主吧。”

寿光菜农张金娟的年终感言：“还好，赶上了淡季中的牛市”

文/片 本报记者 董惠

“难挨”的元宵节

2010年的最后两个月，和大多数菜农一样，寿光三元朱村菜农张金娟的日子并不好过。

刚上市的黄瓜就遭遇一元以下的“熊市”，迟迟不见回暖迹象。12月23日下午1点多，刚从大棚赶回来的张金娟将攥在手里的馒头咬了两口就放到了一边。

2009年夫妇俩商量着新建一个长80米的大棚，种黄瓜。2010年农历正月十五，都说瑞雪兆丰年，但张金娟万万没料到屋外飘起的雪花竟成了25年一遇的大雪。

雪越下越大，没有丝毫停歇的意思。张金娟坐不住了，“大过年的，大棚万一遭了雪灾，可不是什么好事”。夫妇俩趁雪变小，摸着黑到大棚上扒雪，直到半夜。

第二天，一宿没睡踏实的张金娟顾不上收拾，一路小跑地往

大棚赶。路上有大棚给压塌了，“当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”。看到自家大棚除了草帘外，基本完好无损，张金娟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。

这季赚了两万多

进入4月份，本应因天气转暖和新菜大量上市逐步回归“理性”的菜价，却因生产、运输流通环节成本的提高及对通胀的预期继续发威。

对于持续高企的菜价，张金娟也感觉“不正常”，她纳闷地说，往年同期，黄瓜价格都跌到了5毛左右，今年“五一”过后，价格却仍维持在8毛以上，不时还能撞上1元多的好行情。“牛市”当前，后劲颇足的张金娟稳稳赚了七万五千元，不仅收回了新建大棚花费的成本，还余下了2万多元。

“菜价高，菜农卖得高兴，干

活也更带劲”，张金娟回忆起当时，激动的心情仍然溢于言表。“现在仔细想想，是有那么点不正常”，兴奋之余，她不忘补充一句。

七八月份农闲时，干劲十足的张金娟夫妇俩又筹建一个100米长的大棚。新大棚内的黄瓜种植，炮制了之前的轨迹。张金娟说，她习惯比别的菜农种得晚点，其中道不明的原因，只有她心里明白。

调控下的担忧

菜价持续“高烧”，而关于“菜奴”自主“研发”的各种买菜省钱攻略开始爆红网络。

为控制疯涨的菜价，11月份，国家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大量稳定菜价的措施。17日，国务院称必要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。20日，“国16条”施行。在国家统计局12月份发布

的数据中显示，11月下旬，全国50个主要城市蔬菜价格普遍回落。中央调控初显成效。

彼时，张金娟大棚内的黄瓜刚刚上市，按照往年上市时2元左右的行情，到了如今降了一半。面对11月的菜价，张金娟一下子慌了，“今年咋都不一样了呢”！

张金娟并不知道中央调控具体都是啥，她却敏锐地感觉到了调控的威力。“国家说要抑制物价，然后菜价就跟着下来了”。

即使行情如此不景气，在一番牢骚后，张金娟也表现出经受大风大浪后菜农应有的淡定，而并不过分悲观。

12月23日，寒流再次来袭，张金娟打听到黄瓜价格涨到了1.15元。她微微松了口气。

但对于未来的菜价走向，张金娟也不敢妄加断言。